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六十四　史部

後漢紀卷九　　晉　袁宏　撰

孝明皇帝紀上

永平元年四月癸卯封故衛尉陰興子慶為鮦陽侯博為隱强侯楚王舅子許昌為龍舒侯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戚戚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迴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二

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設鍾鼓之懸擬於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彊書宣示公卿初魯共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五月戊寅彊病困臨命終上疏謝曰臣

蒙恩得備藩輔特受二國榮寵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自
修不謹連年被病為朝廷憂皇太后陛下慈慜惻至動
發中心臣内省視氣力羸劣日夜寖劇終不望復見闕
庭奉承帷幄辜負重恩銜恨黄泉言之絶腸惟皇太后
陛下加供養數進御食避風氣終始天道臣彊困劣言
不能盡意願悉謝諸王不意長不復相見臣特蒙大恩
兼大國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封非所以全利之也如皇
太后陛下深為規度誠願還東海以臣無男之故則處

臣三女小國侯此臣夙夜之願也彊薨問至上與皇太后悲慟不自勝乃詔諸王京師親家皆詣東海奔喪遣司空魴持節視喪事賜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縈寵之盛無與為比謚曰恭王詔東海傅相曰王謙恭好禮以德自終其葬送之具務從省約以彰王卓爾之美子政嗣淫慾無行故彊以為言秋七月西羌破走餘種悉降徙三輔羌之先三苗之裔也其俗以父名母家姓為號出十二世相與婚姻妻後母報嫂無鰥男寡婦故種類繁

息其為兵長於山谷短於平地男子兵死有名且以為吉病終謂之劣又以為不祥婦人産乳丈夫被創不避霜雪得西方金氣焉夏后氏衰戎狄在邠岐之間殷衰周太王自邠之岐周衰幽王為西戎所滅故羌之為患自三代然也

袁宏曰夫民之性也各有所禀生其山川習其土風山川不同則剛柔異氣土風乖則楚夏殊音是以五方之民厥性不均阻險平易其俗亦異况乃殊類絶域不賓

之旅以其所稟受有異於人先王知其如此故分其內外阻以山川戎狄蠻夷即而序之夫中國者先王之桑梓也德禮陶鑄為日久矣有一士一民不行先王之道必投之四裔以同殊類今承而內之以亂大倫違天地之性錯聖人之化不亦弊乎昔伊川之祭其禮先亾識者觀之知其必戎況西羌北狄雜居華土嗚呼六夷之有中國其漸久矣八月戊子徙山陽王為廣陵王是歲太傅鄧禹好畤侯耿弇薨謚禹曰元侯弇曰愍侯禹疾

病天子親數問除二子為郎分禹國封三子為列侯禹內文明外温恭不事産業常欲避權勢有十三男各命通一經其閨門之訓皆可為後世法長子震為高密侯次襲為昌安侯次為車騎將軍坐出塞追叛胡下獄死第六子訓不好文學禹以此非之然好施愛士濟人之急士無貴賤見之如舊以謁者使外國為烏丸校尉從杼秋侯睃為居巢侯揚州刺史詔以睃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褒顯以勸天下乃徵睃行執金吾事

二年春正月辛未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冕珮玉禮畢登雲臺觀雲物大赦天下自三代服章皆有典禮周衰而其制漸微至戰國時各為靡麗之服秦有天下收而用之上以供至尊下以賜百官而先王服章於是殘毁矣漢初文學既缺時亦草創輿服旗幟一承秦制故雖少改所用尚多至是天子依周官禮記制度冠冕衣裳珮玉乘輿擬古式矣

袁宏曰昔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患躬親其

事身履其勤使天下之民各安性命而無夭昏之災是以天下之民親而愛之敬而尊之夫親之者欲其閒敞平懌而無疾苦之患也故為之宮室衛以垣墻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敬之者欲其崇高榮顯殊異於衆故為之旗旌表以服章陛級懸絶不可得而逾也後之聖人知其如此自民之心而天下所欲為故因而作制為之節文始自衣裳至於車服棟宇垣墻各有品數明其制度盡其器用備物而不以為奢適務而不以為儉大典既

載陳于天下後嗣因循守其成法故上無異事下無移業先王之道也末世之主行其淫志恥基堂之不廣必壯大以開宮恨衣裳之不麗必美盛以修服崇屋而不厭其高玄黄而未盡其飾於是民力殫盡而天下咸怨所以弊也故有道之主覩先王之規矩察秦漢之失制作營務求厥中則人心悅固而國祚長世也二月甲子立皇后馬氏皇子炟為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后馬援女也后有四

兄二姊長兄廖及防光二姊與后同母兄客卿幼而奇嶷初援南定百越北征匈奴謀議之士集於門下客卿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賔客嘗有死罪亡命者客卿逃匿之不令人知援甚奇器之以為壯大必任將相故以秦時官號字焉援薨後客卿早死太夫人悲傷發疾恍惚昏亂后時年十歲幹治家事勑制僮僕兄弟親屬各得其宜諸家皆以為太夫人所為也後問之咸驚異焉嘗疾令卜者筮之曰此女當為帝妃貴不可言久之

太夫人亡珠直數萬錢問相者相者指一御婢此人盜之果如其言太夫人奇之乃令相諸女見后驚曰我必為此女稱臣貴而少子太夫人曰得毋無子乎相者曰有一子遽失得人子力愈於自生子也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侍同列如承貴尊先人後巳發於至誠由是見寵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嘗從容問以政事后輒推心以對無不當意時後宮未有娠育者嘗言繼嗣當以位薦達左右如恐不

及其見寵者與之恩隆未嘗與侍御者私語其防閑慎
微皆此類也性不喜出入遊觀上時幸苑囿離宮輒諫
諍辭意甚美上納馬誦易經習詩論語春秋畧記大義
聽言觀論摘發其要讀光武本紀至于獻千里馬寶劒
賜騎士手不持珠玉未嘗不歎息也后志在克已不以
私家干朝廷兄廖為虎賁中郎防光為黃門郎訖明帝
世不易官三月上初禮于學臨辟雍行大射禮使天下
郡國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秋九月沛王濟南王淮南王

東海王来朝冬十月壬子上臨辟雍初養三老五更於是士效禮樂三雍儀制備矣詔曰五更桓榮以尚書教朕十有餘年周頌曰視我顯德又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内侯食邑五千戸榮病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上憫傷之臨幸其家入巷下車擁經趨進躬自撫循賜以牀帳衣服於是諸侯大夫問疾者皆拜於牀下及終贈賜甚厚上親變服臨送賜冢塋初榮為太常上幸其府令榮東面坐設几杖之禮而百官能通義者及榮門下

生數百人上親自下說時有問難者上謙而不荅曰太師在是也供賜畢悉以餼賜榮字春卿沛國亢人少給事郡縣長師事九江朱文家貧常賃自供書夜誦讀無懈怠十五年不歸家京師以此稱之父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王莽末天下擾攘兵革之閒窮厄絶粮然抱持經書與諸生逃匿山谷講授不輟建武中大司徒辟榮年已六十餘矣時虎賁中郎將豫章何湯榮門下生也以選授皇太子經世祖問湯

何所師對曰桓榮世祖即名榮令說尚書善其說拜郎賜錢十萬入授皇太子甚見尊重每朝會世祖輒令榮於公卿前說因問長安時舊事世祖曰得卿幾晚善博士也榮叩頭曰臣經學淺薄不如同門生揚州從事皐弘郎中彭閎世祖曰俞汝諧因除榮為博士榮謙恭有蘊藉每論難於前常持禮讓以義理相喻不苟以言辭取勝儒者以此高之少子郁字仲恩傳父業以任為郎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孫兄子上不許還侍中上以郁

先師子有禮讓甚親厚焉常居中論經問以政事甲子
幸長安祠陵廟遣使者祠蕭何霍光車駕過軾墓所賜
二千石令長已下各有差十月護羌校尉竇林有罪下
獄死
三年春二月太尉趙喜司徒李訢坐事免左馮翊郭丹
為司徒南陽太守虞延為太尉延陳留東昏人初為細
陽令信行於民棄官還家太守傅宗聞其名署功曹宗
輿服出入擬於王侯延每常進諫曰晏嬰相齊衣不補

公儀相魯拔園葵去織婦夫以約失之者鮮矣宗勃然不悅曰昔者諸侯今之二千石也延以陪臣喻諸侯豈其謂也延以不合意退去宗後果以奢麗得罪臨當伏刑世祖使小黃門往視之宗乃仰天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後車駕過外黃詔問陳留太守寧有功曹虞延邪太守對曰今為南部督郵乃引見問諫前太守時事延具以狀對詔問延外黃園陵寢殿祭器俎豆悉曉其禮由是遂見謝焉賜錢百萬郡中聞之易視聽辟司

徒府還洛陽令是時陰皇后家客馬成嘗為姦宄延收
繫之陰將軍書請之前後不絶延得一書輒加笞二百
陰氏知延必殺之乃言於世祖以延多所枉濫世祖親
臨御道勑延出獄中囚其已論者居東罪未決者居西
成自以罪已決欲起就東延前擊其頭曰此民之蠧也
久依城社不畏煙燒今方考實姦宄窮盡成大呼稱冤
戟郎以戟承延頸叱使置之世祖知延不移因謂成曰
汝犯法身自取之何以為冤後數日遂伏誅上即位遷

南陽太守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得朝會趨過殿庭姿容甚麗上顧謂左右曰朕之儀容豈能若此左右曰陛下天子此凡人何足比焉雖然上心好之特賜輿馬衣服南陽計吏歸具白延延知衍行不配容積三年而不用於是上乃勑行令稱南陽功曹詣闕拜郎中後為玄武司馬不為父行服上聞之慨然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延之言信哉衍慙懼遂退位上益奇延甲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鰥寡孤獨

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辛酉立皇子建為千乘王當為廣平王秋八月有司議世祖廟樂東平王倉議曰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必相襲以明其德也高帝受命龍興誅暴秦天下各得其所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澤施四海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登封告成功德巍巍夫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廟樂宜曰大武之舞從之初起北宫尚書僕射鍾離意諫曰陛下以天旱不雨每自刻責避正殿

損常膳而天猶不雨豈舉動失所而政違天心者耶昔
湯遇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營耶
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今百姓須雨而天久旱
竊以為北宮大作是宮室營政不節之類也自古已来
非患宮室小但患民之不安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言君臣相濟上下同憂也今天下疲弊衣食不充可謂
憂矣食祿於朝備在近列敢不以聞時詔賜降胡子繈
尚書素事誤以十為百上大怒名即欲鞭之意曰過誤

者人所有也若以懈慢為罪臣居大官皆在臣臣請先受坐鮮衣就揵上意鮮皆原之上性急好以小察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毁尚書近臣尤甚由是朝廷悚慄事為多苟且以避誅責意獨犯顔諭事數封還詔書羣臣獲怒者輙救請之意薦彭城劉平徵為議郎上數引見遷侍中宗正平薦舉承宮郇恁皆名士也以老病乞骸骨歸鄉里平字公子始以孝行稱為郡吏守菑邱長政教大行每屬縣賊輙令平守之所至皆治吏始時天下

亂平弟仲為賊所害平抱仲女棄巳子而走母欲還取之平曰力不能兩全仲不可以絶類也遂去不顧平嘗出為母求食賊得平將食之平叩頭涕泣曰今旦為老母採茗母飢待平為命願得反食母而還就死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即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復還賊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烈士今乃見之矣吾不忍食子建武初平狄將軍龎萌反攻太守孫萌平為主簿冐白刃伏萌上身被七創嗥泣曰願以身代明府

賊乃相顧曰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絶而復蘇因涕泣相抱後數日萌竟死後太守嘉其節義舉孝廉為全椒長史掾吏卒五日一來治所餘日令各就農桑官閒事簡民人懷感盜賊屏息貲賦增益為諸邑最刺史太守行部獄無囚徒民各自以得職不知所問沛人趙孝亦以義行獲寵孝字長平初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賊所得孝聞之則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不忍食兩放之謂曰歸持米糧來孝不能得即

復往願就烹賊義之不害建武初天下新定民皆乏食孝每炊待熟輒使禮夫婦出有所役自在後與妻共蔬菜食及禮還告以食而以糧飯食之如此者久禮心怪之微察悵恨獨然遂不肯復出兄弟怡怡鄉黨服其義州郡名進退必以禮天子素聞其行詔拜為諫議大夫長樂衛尉後復徵弟為御史中丞禮亦以恭謙有禮讓上嘉孝兄弟篤行欲寵異之率常十日使禮至衛尉府太官供食令其相對盡歡其見優若此數年禮卒賵賻

甚厚令孝以長樂衛尉從官屬送喪葬于家壬申日有
蝕之是時刑法嚴峻人懷憂懼因是變也鍾離意上疏
曰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敬畏天地之禮勞䘏黎元
之恩然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漂殺人民咎
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人懷恐急故百官不親吏民不
和至於骨肉相殘以逆和氣雖加殺罰猶不能止故百
姓可以德勝不可以刑服願陛下緩刑罰順時氣以調
陰陽垂之無極上雖不能用然知其忠直故不得久留

中出為魯國相為治存大體不求細過百姓愛之將終遺言上書陳刑法太峻宜少寛假上感其言賜錢二十萬意之出也遂就北宫及德陽殿成會百官上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少為督郵亭長有受民酒禮者府下記案治意荅曰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明府内以及諸外且闕畧遠縣細微事太守甚賢之遂任以屬縣事會稽大疾疫死者以萬數獨身自隐視

經給醫藥全濟者甚多辟司徒府為耿憲堂邑令視民如子百姓懷之邑民防廣遺腹子也為父報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飲食意憐傷之解遣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以為不可意曰自令罪非丞掾也廣殮母訖即還入獄意以狀聞竟得以減死論冬十月有事于世祖廟初獻大武之舞改太樂曰宜

袁宏曰樂之為用有自來矣大章簫韶於唐虞韶濩大武於殷周所以殷薦上帝饗祀宗廟陳之朝廷以穆人

倫古之道也末世制作不達音聲之本感物乖化失序乎性情之宜故雖鐘鼓不足以動天地金石不足以感人神因輕音聲之用以忽感尊之方豈不惑乎善乎嵇生之言音聲曰古之王者承天理必崇簡易之教仰無為之理君靜於上臣順於下大化潛通天下交泰羣臣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化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内則美言發於外故歌以敘志舞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昭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

和尊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悅情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言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此已往則萬國同風芳榮齊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大道之隆莫盛於兹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然樂之為體以心為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夫音聲和此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不可放故抑其所通知慾不可絶故因以致敎故為可奉之禮制可導之聲

也口不盡味耳不極音揆始之中為之檢則使遠近同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教庠序革不修之使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旄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猶賔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音聲之度揖讓之宜動止之致進退相須共為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士庶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此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

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以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此先王用樂之意也上與皇太子后幸南陽章陵周觀舊廬名見陰鄧故人賞賜各有差

四年春二月辛亥上親耕于藉田將獵河内驃騎將軍王蒼諫曰臣聞盛春農事始興於時令不聚民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故也臣知車駕至約省所過吏民謳誦甘棠之德雖

然動之不以禮非示四方規準也陛下因行田野見稼穡經覽河川逍遥駐留弭節周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民之隅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不勝至心謹手書陳愚上從之秋九月戊寅千乘王建薨隴西太守鄧融下獄死初融在職不稱功曹廉范知其必獲罪乃謝病去融甚望之范改姓名求為廷尉卒無何融果徵下獄范衛侍有異於常融不意是范也怪而問之曰卿何類我功曹范曰君誤耳非

是也融疾病及死范養視甚篤終不自言身自將車送
喪至南陽葬畢而去范字叔度杜陵人祖父丹王莽時
為大司馬范父遭亂客死於蜀范與母流離西州天下
定乃歸鄉里范年十五辭母入蜀迎父喪母憐其小謂
曰汝家惟汝一身遭世亂恐滅絶不得奉宗祀令僅得
全柰何復棄我遠去范固自請母不能止遂與客俱西
入蜀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也聞范迎喪遣吏資車
馬布帛送范范還不受自客步負喪經涉塗險至葭萌

下喪載船船觸石破沒范抱持骸骨入前接范不動遂沒石間衆傷其義相與共鈎求一日乃得共抱懸良久乃蕪穆聞之大驚復馳遣將前資追與范范曰前後相違范所不行也遂辭不受歸葬行服闗中高其行

袁宏曰古之人明救卹之義開取與之分所以周急拯難通乎人之否泰也廉范厲然獨行以任所重其身殆亡而親柩幾喪非全通之道也范既歸事博士薛漢初范家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歸仲子叔

奉仲遺命以田歸范范以物無常主在人即有悉推田與之辟公府掾會薛漢坐楚事誅故人門生莫敢哭視范獨往收之吏以聞帝大怒名入詰責范曰楚王無道狡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耶范叩頭曰臣無狀以謂漢等皆已伏誅故不勝師資弟子之情當萬死上怒稍觧問范爲廉頗後耶范對曰臣本趙人廉頗之後大父丹爲王莽大司馬上乃曰怪范能若此因釋之舉茂才爲温令數月遷雲中太守會

胡虜反故事虜人入塞過五千人移書旁郡救至乃出范聞警即自以精兵赴之虜盛漢兵不能敵范乃令軍士皆持炬晨奔虜軍大炬如星虜見之驚走追擊大破之自此後虜震怖不敢犯雲中累遷武侯蜀郡太守所在有名迹蜀郡好文辯喜相長短范以寛厚化下人民懷之坐事免歸家多散財物以賑宗族與洛陽亭長慶鴻為刎頸之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官至琅邪太守所在有異迹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馮魴

免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少事淮陽公孫昌西入關棄符歎曰不乘傳車終不出關是時昌為王莽講學大夫門下生甚衆而昌獨禮異丹由是嚴尤王尋更辟請皆不就莽亦徵之逃避十餘年而更始立徵丹為諫議大夫持節出關安集南陽初世祖即位諸將悉降受爵邑丹獨城守不下乃褁節荷擔經歷險阻謁更始妻子還其節傳然後歸田里後舉高第稍遷并州牧左馮翊皆有稱績及在相位清蕭公正與侯霸杜林相善亦齊名迹十二

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松有才能明習漢家故事以選尚舞陰公主為虎賁中郎將世祖時貴幸用事上即位遷太僕卿數為私書請託郡縣事發覺免官由是怨望下獄誅安豐侯竇融薨融子穆尚内黄公主而顯親侯及子固尚沮陽公主穆長子勲尚東海恭王女北陽公主穆為城門校尉固為中郎將監羽林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奴婢千餘人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

融年老子孫放縱多不法度帝不能容數下詔比以竇嬰田蚡故事融惶懼乞骸骨上賜牛酒策罷穆以國在安豐欲以安六侯歸遂假作故六安王國矯稱長公主家上書自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遣歸故郡留融京師會融病薨謚曰戴侯穆居大第富於財天子使謁者監護其家欲以全之居數年穆父子自以失埶出怨言使者奏焉乃遣歸故郡坐賂遺小吏為郡所考穆及勳皆死獄中詔融夫人與一孫還洛陽

固有才能世祖時貴顯用事及稷得罪固亦廢於家東平王蒼以輔政久固請歸藩

五年春二月詔曰東平王比上書願歸藩上將軍印綬謙讓日聞至誠懇惻蓋君子成人之美今其聽焉以驃騎長史為東平王太傅掾吏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勿上將軍印綬蒼體貌長大進止有禮好古多聞儒雅有識度上嘗問蒼在家何者最為樂對曰為善最樂上嗟歎之冬十一月上幸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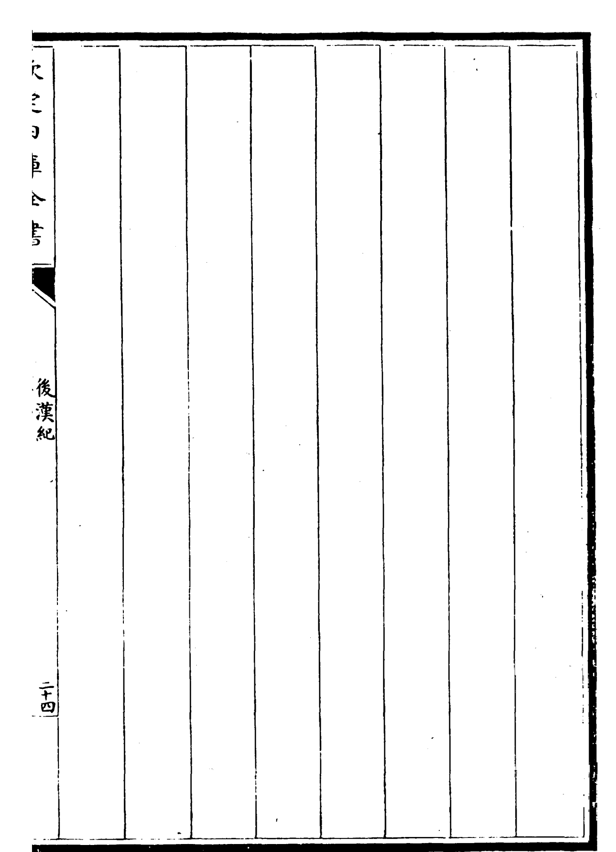
六年春正月沛王楚王濟南王東平王淮陽王琅邪王中山王東海王来朝廬江獲寶鼎納于太廟冬十一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沛王楚王濟南王東平王淮陽王琅邪王皆會於魯十二月還過陽城遣使者祠中岳太尉虞延為司徒延立朝正色多所匡弼陰氏憾延欲毀傷之使人告延與楚王英謀反延以英帝親以為不然不受其言後英事發覺上切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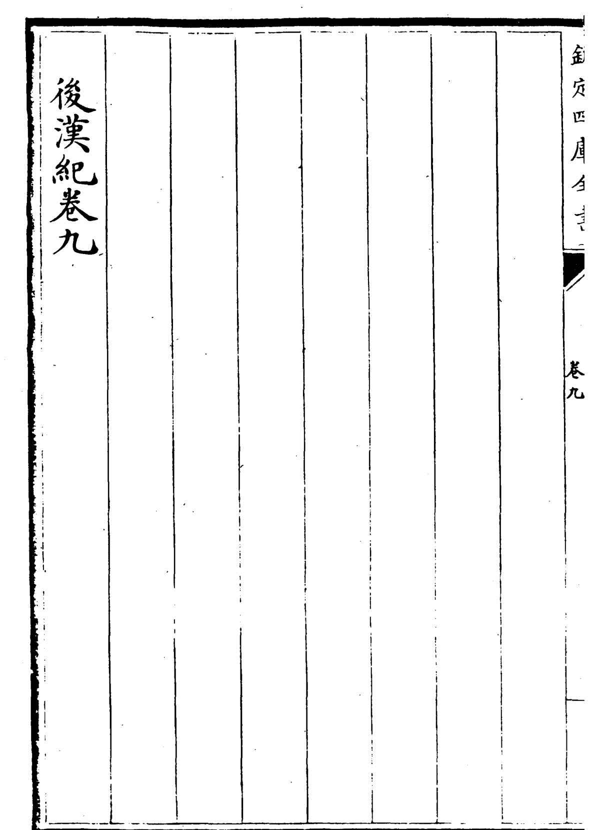
七年春正月癸酉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陰

皇后徵東海相宋均為尚書令嘗有疑事上大怒召尚書郎執之諸尚書皆叩頭謝均獨正色曰夫忠臣守正敢有二心均雖死不易上聞而善之即捨之遷司隷校尉河南太守政化大行每疾百姓耆老皆為禱請旦夕至府問訊起居天子方欲以為相會有痼疾上名入自視其疾均見上流涕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上甚傷之賜錢三十萬卒於家初上好用能吏卒多暴虐殘刻終皆毀敗均罷朝相與言曰令選舉不

得幽隱側陋但得見長吏耳太始時京兆則趙廣漢尹翁
歸蕭望之丞相則魏相黄覇此數公者治皆致平今二
千石殊無此國家喜文法吏以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為
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所由而作
也均自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
耳未及言遷為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而悲之均字
叔庠南陽安衆人初為上蔡長誅鉏豪右姦猾震慄府
下禁民葬不得過制均不行督郵以讓縣均曰夫送終

踰制過之厚也國有不義之民而罰其過禮者恐非政治之先還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吏閉督郵府内令與諸曹分休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多虎數傷民先時常募吏民設檻餌捕之均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之所託也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也今數為民害咎在貪殘居職使然也而令吏捕虎非憂民之本也今務退貪殘進忠良去窞餌勿復課其後民傳言虎皆去東渡江北海王薨謚曰靜王




後漢紀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六十五 史部

後漢紀卷十

晉 袁宏 撰

孝明皇帝紀下

八年冬十一月丙子上臨辟雍詔天下死罪贖各有差壬寅日有蝕之詔羣臣上封事言得失是時北單于外求和親而數為邊害上使越騎司馬鄭衆使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為之屈單于圍守衆欲脅服之衆拔刃以自誓單于恐乃止乃發使隨衆還朝議復使衆衆疏諫

曰臣伏料北單于所欲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令西
域諸國耳故汲汲於致漢使使既到偃蹇自若臣愚以
為於今宜且勿答南單于本來歸義者望呼韓邪之助
故歸心不二烏桓慕化并力保蕃今聞北單于不屈漢
復通使不止恐南單于必懷疑而烏桓亦有二心單于
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規為邊害其憂不輕今
幸有渡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答不敢為害上不從而
卒遣衆衆又上言臣前使匈奴與單于不和而令復往

恐其必取勝於臣臣誠不忍持大漢節信對旃裘跪拜令以益匈奴之名損大漢之強詔不聽衆既西道路閒連續上書固爭上大怒追還繫廷尉獄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使來者問衆使時與單于爭禮狀皆言匈奴中傳以為衆壯勇往時蘇武不能過也上乃復名衆為軍司馬稍遷大司農

九年夏四月詔以公田賜貧民各有差長吏居職三年尤異者與計偕封皇子恭為靈壽王黨為重喜王

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荆有罪自殺荆上母弟也性急刻喜文法初封山陽王世祖崩荆與東海王強書勸強起兵強恐懼封上其書天子秘其事徙荆為廣陵王荆為相工曰吾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告吏荆自繫獄上復不忍考訊詔曰荆數年之間大罪二矣其赦荆罪不得臣其吏民荆猶不悛使巫祝詛上上使長水校尉樊儵任隗雜治荆獄奏荆大惡當誅上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敢請誅之即我子卿

等豈敢耶儵曰天下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心故復請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之矣荆自殺上憐傷之謚曰思王封荆子元壽為廣陵侯食荆故國不得臣吏民儵字長魚樊宏之子也建武中諸王爭招致賓客好事者皆與之周旋更遣人請儵儵精義於學一無所應及捕諸王客儵不在其中世祖以是器之永平初與公卿雜定郊祀禮

儀及五經異義立朝居正多所匡諫上亦敬重焉儵弟鮪爲其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蒙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男可以尚主女可以配王但以臣子不當有外心不宜與藩國婚姻貴戚爲宗族患故不爲也今爾有一子奈何棄於楚乎鮪不從遂與楚婚是時儵卒謚曰哀侯儵病患困猶不忘忠悉條政不便於民者未及言而薨上遣小黃門張音問何遺言音奏焉上爲之流涕以儵兩子郴梵謹於言

行為郎二十餘年未嘗被奏劾初儁與郎承宫友善薦之于朝拜博士遷左右中郎將數納忠言守正不希苟容朝臣憚其節名聞於匈奴單于遣使来貢求見宫詔勑宫自整頓宫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也聞臣虚稱故欲見臣臣醜陋貌寢見臣必生輕賤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時以大鴻臚魏應示之夏四月戊子大赦天下閏月甲午行幸南陽祠章陵祭于舊宅作雅樂奏鹿鳴天子親御塤箎以娛嘉賓

十一年春正月沛王楚王濟南王東平王淮陽王中山王琅邪王東海王来朝

十二年春正月置永昌郡夏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二斛上以天下無事俗頗奢靡乃詔有司申舊章整車服乙亥司空伏恭以老病罷大司農牟融為司空

是時天子勤於萬機公卿數朝會輒延坐論政事融明經術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天子數嗟歎以為良宰相

融字子夏北海安邱人也少以名德稱舉茂才為豐令治有異迹司徒范逡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治狀由是徵入為司隷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數年擢遷大鴻臚大司農

十三年春二月上耕于藉田賜觀者食有一諸生蒙首而言曰善哉太公之遇文王也上使人報之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夏四月辛巳幸滎陽廵河渠作水門遂至太行幸上黨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詔有司陳便

宜靡有所諱刺史太守詳理寃獄存卹鰥寡勉思所從

焉十二月楚王英謀反初郭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

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隂后生明帝

東平獻王蒼臨淮王衡廣陵思王荆琅邪孝王京許姬

生楚王英號楚太后世祖無寵英最小自帝為太子時

英獨歸附上上特親愛之數加賞賜英好遊俠交通賓

客晚節喜黄老修浮屠祠八年上臨辟雍禮畢詔天下

死罪得以縑贖英遣郎中令詣彭城曰臣託在藩蔽無

以率先天下過惡素積喜聞大恩謹上黄縑二十五匹白紈五匹以贖其愆楚相以聞詔曰楚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有何嫌懼而贖其罪因還其贖男子燕廣告英與顔忠王平等造圖書謀反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上以至親不忍徙丹陽涇縣湯沐邑五百戶英男子為公侯王者食邑如故楚太后留楚宮婢才人鼓吹從英者無限皆乘輜軿帶持兵弩行道射獵極意歡娛遣大鴻臚持節護送英丹陽

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將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號為沙門沙門者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也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而不已以至無為而得為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黄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初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

名曰佛其形長大而問其道術遂於中國而圖其形像焉有經數千萬以虛無為宗苞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為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而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以為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自失是歲匈奴頻犯塞中郎耿秉上書曰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可也故君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合戰鼓之以仁義為國之寶矣天子內有圖匈奴

志陰納秉言乃名入見使具陳其狀上善其言以為可任將帥拜謁者僕射每公卿論邊事秉輒預其議顯之太僕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廖顯親侯竇固下博侯劉張好畤侯耿忠等俱見議兵事秉以為孝武時始事匈奴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也漢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徙民以充之根據未堅匈奴猶出為冦其後羌胡分離四郡堅固居延朔方不可傾拔虜遂失其肥饒畜兵之地惟有西域俄復内屬呼韓

邪單于請款塞是故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内屬北虜未有釁作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未可先擊匈奴也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觀往者漢兵出匈奴輒為亂五單于爭來必不以五將出之故也今可先擊白山以觀其變擊匈奴未晚也上善秉言議者或以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衆與秉計異上更然之

十四年夏四月故楚王英自殺以諸侯禮葬之上遣中
黃門視英妻子慰勞楚太后悉釋諸與英謀者而封燕
廣為折姦侯初英獄起内及京師諸侯外連州郡豪傑
坐死及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顏忠王平辭
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劉鯉曲成侯實建
御史寒朗治其獄奏建等未嘗與忠相見詰驗無實為
平所枉疑下無辜者衆上曰建等未嘗見平忠何故引
之朗曰所犯不道冀引建等以自明上曰若四侯無事

何不出之而輕繫耶朗曰考之無事恐海内發其姦者故未奏之上怒曰吏持兩端巧為其辭將下捶之朗曰願一言而死上曰誰共作章朗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朗曰臣自知當族滅不敢多汙良善上曰何故族滅朗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自知無狀雖族滅不恨夫陷人死地復無憂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公卿每朝陛下問得失皆言天下之惡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歸舍皆

仰屋竊嘆雖口不言指揮可知皆謂多冤獄莫敢言者令建等無驗而陛下殺之誠願留神省察得其情實使刑者不怨死者不恨故臣冒死懇言誠不敢為私上深納朗言自幸洛陽寺出者千餘人天下即大雨是時楚獄繫者數千人天子甚怒吏治之急自誣死者甚衆於是有司舉能治劇者以袁安為楚郡太守安之郡不入府舍遥至獄所案驗無實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之曰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當坐之不以相及

也遂别具奏會帝感悟即報許得出四百餘家頃之徵入為河南尹名入見上問以考楚事名簿甚備安具奏對無所遺失上以為能也問安本自何為官對曰臣本諸生上曰以尹故闕吏也何意諸生耶安為河南尹十年號為嚴明然未甞加罪鞫人常稱曰凡士學問上欲望宰相下則牧守錮人於聖代尹所不為也其下聞之皆自激厲名重朝廷安字卲公汝南宛人嚴重有威州里敬之為縣功曹奉檄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

公事耶則有郵驛令因功曹是有私也辭不肯受從事瞿然而止舉孝廉為郎謁者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民畏而愛之夏五月封故廣陵王荆子六人為列侯詔曰執金吾魴侍衛歷年數進忠言其還爵土封為楊邑侯封竇融孫嘉為安豐侯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令天下亡命贖各有差行幸彭城止楚王館悲慟左右百官淒然三月行幸琅邪及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幸東平定陶祠定陶恭王夏四月

封皇子暢為汝南王建為千乘王羡為陳留王衍為下邳王眪為常山王長為濟陰王徙重喜王黨為樂城王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民酺五日上使越騎校尉桓郁郎中張酺授太子經二人朝夕侍講勸以經學是時太子家頗為奢侈酺每正諫甚見嚴憚會平陽公主薨太子同生也哀戚過禮酺以為太子舉措宜動合禮度因是上疏曰臣伏見皇太子仁厚寛明發言高逺卓然絶異非人所能及也今平陽公主薨悲哀發中形體骨立

恩愛惻隱世希似是見臣愚淺不識大體以為宜選名
儒高行以充師傅問訊起居之日太傅時賜譏所以宣
德音以成聖德也侍中丁鴻仁而有讓達於從政謁者
費惲資性敦篤遵令法度如並侍左右必能發起微意
增廣巖猷者也乙巳大赦天下冬十一月乙卯太白入
于月其占曰大將戮死不出三年人主崩本志稱昔庖
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然則天
地設位而星辰運度備矣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星官

之書始自黄帝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則羲和氏掌焉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有史佚皆職典預覩成敗以佐時政者也秦燔詩書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為灰燼星官之書全而不毁漢興司馬談父子以世家重黎氏之後著天官書班固序漢書又有天文志乙巳大赦天下匈奴寇河西

十六年春天子遂前議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太僕祭肜度遼將軍吴常各將萬騎擊匈奴固出燉煌

崙塞擊南呼衍王出塞千五百里到蒲類海破白山走
呼衍王斬首千餘級秉出張掖居延塞擊匈林王到沐
樓山度漠六百里餘絕無水草得生口辭云匈林王轉
北逐水草秉欲將輕騎追之都尉秦彭止之而還彤嘗
與南單于左賢王信出朔方髙闕塞擊溫禺犢王於涿
邪山出塞九百餘里見小山為信所誤云是涿邪王山
無所得而還是時秉獨有功吳常抵罪彤下獄免彤性
剛嚴行道不與信相得故為信所誤彤自恨無功出獄

數日歐血死勑其子曰吾奉使不稱微功不立身死慙恨義不可以受賞賜汝等裔兵馬詣遣乞効死前行以副吾心其子逢上疏陳彤遺言上方任彤聞之嗟歎者久之子參從擊車師有功遷遼東太守烏丸鮮卑追思彤不已每朝京師輒過拜彤塚仰天號泣彤字次孫頴陽人少孤值更始之際天下大亂盜賊縱横野無煙火而彤常在墓側盡其哀心賊每過見其號泣不畏死亡皆不犯也後隨從兄遵從世祖世祖以彤為黄門郎常

宿衛左右及遵薨無子追傷之以彤為偃師長令附近遵墓四時祀之遷襄賁令皆有名迹詔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及在遼東著續北邊彤氣勇過人開弓三百斤多恩信善權畧士卒爭為効力永平初胡夷内附野無風塵乃悉罷邊兵而徵彤為太僕卿彤在遼東十餘年無十金之資天下知其清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家器物無不備焉每見上輒嗟歎以為可屬以重任嘗謂左右曰太僕吾之禦侮者也實固

之破白山遣從事郭恂假司馬班超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事超禮敬甚備一旦忽踈超謂官屬曰寧覺廣禮意益不如前日乎官屬曰胡人不能久變無他故超曰明者覩於未萌況兆已見此必有北虜使來故令其疑耳乃名侍胡逆問曰匈奴使到日何故不白侍胡怖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使閉侍胡悉會所將吏士三十六人大飲之酒酣超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絶域欲成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纔數日而廣禮

意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棄捐為豺狼食
為之奈何官屬咸曰今既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
復曰丈夫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寧我圖人不為人所圖
當今之計獨有夜圍虜使放火攻之使不知我多少震
驚可盡獮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不然晝
為所擒悔將何及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從事文
墨吏聞此必恐而謀泄謀泄為鄯善所吞死而無益非
壯士也衆曰善超夜將吏士奔之令十人持鼓餘皆兵

弩乃順風縱火擊鼓大呼虜驚走超手殺三人吏士斬首數十級餘悉燒死明日具告恂恂大驚又內恐超獨擅其功超曰本與掾俱受任此一家事掾雖不行超何心獨擅之大小當共其禍福恂喜超乃名鄯善王廣示以虜使首舉國怖慄超告以漢家威德自今巳後勿役與北虜通廣叩頭樂屬漢無二心超還入塞奉虜使首詣固固具上超前後功詔以超為司馬賜布二百匹遣超詣于窴國欲增益其吏士超自請願但將所從三十

六人超曰于窴大國且遠今欲出萬死立尺寸之功雖
將數百人往無益於强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遂出塞
是時于窴王廣德新破車師生得其王匈奴遣節使監
護其國超至于窴于窴俗信巫疑事輒巫决之超到數
日廣德以匈奴使在其國禮意不備未有定心會巫言
神怒何故向漢屬匈奴者言漢使有馬急取以祠神神
怒乃觧廣德遣國相私来比白超願請馬以祠神超曰
馬可得令巫自来受之有頃巫到超叱吏執之遂斷巫

頭收私來比鞭笞數百遣持巫頭往責讓廣德廣德聞超前于鄯善誅虜使納其貢恐怖遂舉兵攻殺匈奴使五十餘人降超超重賜王以鎮撫之因留于窴竟冬先是龜兹王建為匈奴所立倚其威攻破疏勒殺其王忠誅貴臣因立左侯兜題以為疏勒超令廣德發專驛自到疏勒去兜題所治盤橐城九十里遣吏陳慮等往降之勑兜題本非疏勒種人如不降便刼之慮既見兜題無降意又輕其單弱無備慮遂前刼縛兜題左右皆驚

走留二人守之憲馳白超超即往悉名疏勒掾吏告以龜兹為匈奴擊踈勒盡殺汝貴人而立兜題兜題非汝本種今漢使來欲立故王種為汝除害無得恐怖衆皆喜超亦求索故王近屬得兄榆勒立之更名忠國中大悦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兹知漢威德遂觧遣之踈勒由是與龜兹結怨專心向漢超守盤槖城忠據踈勒城超字仲升彪之少子也俶儻不修小節而内行甚謹

家貧嘗傭寫書投筆而歎曰丈夫當為傅介子張博望立功絶域以取封侯耳安能久執刀筆乎坐者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之志哉行遇相者謂超曰君布衣諸生耳而相法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故相者曰君鷰頷虎頸飛而食肉以此知之秋七月淮南王延謀反徙為阜陵王食二縣九月丁卯令罪死囚徒非大逆無道減死一等徙戍邉北海王睦薨謚曰敬王睦少好學世祖器之止為太子時數侍讌會入則談論接席出則遊

觀同輿甚見親禮是時法網尚踈諸國得通賔客睦不
遠千里交結知識宿德名儒莫不造其門睦虛巳折節
以禮接之由是名聲藉甚自為王後法禁益峻睦乃謝
絕賔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使朝京師睦召使者問曰朝
廷設問寡人大夫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
賢樂士臣雖螻螘敢不實對王曰吁危我哉是乃孤幼
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寵爵以来志意衰墮聲
色是娱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抑絕名迹深識機

徵如此睦父靖王興甍悉推財産與諸弟雖車服珍寶皆不以介意有要然隨金帛贍之能屬文善史書作春秋指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病臨困帝以驛馬詔睦為草書尺牘十首

十七年秋八月丙寅詔竇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四繫交趾以下冬十月竇固耿秉將萬餘騎師擊車師王請降於是固奏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陳睦為都護耿恭為戊巳校尉闗寵為戊巳校尉恭屯金蒲城寵屯折中城

相去千餘里恭乃移檄烏孫大昆彌宣喻威德皆遣使獻馬求入侍天子恭字伯宗況之孫性慷慨多大畧好將帥之事

十八年春二月詔固等罷兵還京師三月北匈奴左鹿蠡王將二萬騎率焉耆龜茲來車師王安得死焉耆龜茲殺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遂攻金蒲城耿恭令軍士皆持滿勿得發告匈奴曰漢家神箭所中創中皆沸於是乃發弩皆應弦而倒虜中矢者創中沸大驚曰漢神

可畏遂皆遁去恭以疏勒傍有水去王忠所據近引兵居之匈奴後來攻恭恭募先登士四十人出城奔斬首數十級匈奴乃相與議曰前疏勒王守此城攻不能下絶其澗水即降因絶澗水吏士無飲窮困至榨馬糞汁飲之恭於是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失色恭嘆曰昔蘇武困於北海猶能奮節況恭擁兵近道而不蒙祐哉聞貳師將軍拔佩刀以刺山而飛泉湧出今漢神明豈有當窮者乎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水身

自率士輓籠有頃飛泉湧出大得水吏士驚喜皆稱萬歲於是將水以示虜虜兵大驚而去丁亥令天下亾命者贖罪各有差夏四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秋八月壬子帝崩于東宮遺詔不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臺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八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陵冬十月乙未大赦天下賜男子爵人二級其為人父後者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以衛

尉趙憙為太傅司空牟融為太尉錄尚書事戊戌蜀郡太守第五倫為司空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其先齊諸田徙充園陵宗族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好黄老以孝行稱王莽末天下兵起宗族及閭里聞倫勇而有義爭往附之倫相率厲堅壘壁銅馬赤眉數十輩皆不能下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子外孫分粮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太守鮮于襃見而異之署倫為吏後襃坐事徵把倫臂曰恨相知晚會蓋延為京兆尹事

多犯法倫數諫爭不合遂沈滯曹吏頃之鮮于襃左遷為高唐令倫去吏荷檐往侯襃襃引倫升堂屬其妻子復歸縣為嗇夫倫以久宦不達乃將家屬客河東變易姓字自稱王伯春常載塩往来太原上黨每所止客舍輒為掃除而去道上號曰道士久之鮮于襃為謁者從車駕至長安時閻興為京兆尹襃言倫于興興聘求倫倫復出為郡吏倫每讀詔書常嘆曰皆聖主也當何由得一見也等輩笑之曰説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乗耶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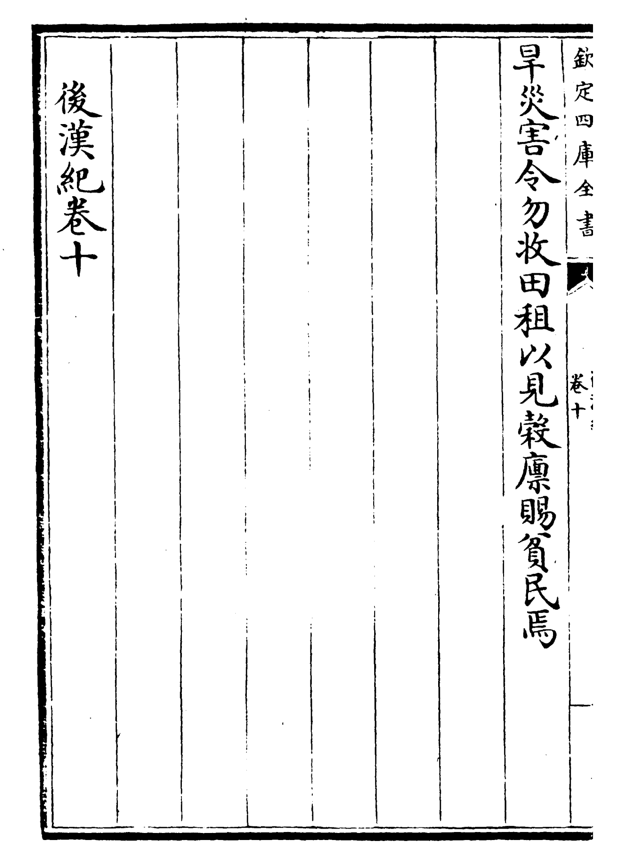
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舉孝廉除郎中補淮南王醫工長隨王朝京師官屬得會見問世祖因問政事倫具言治道所宜世祖大悅明日復名至日夕世祖謂倫曰聞卿為吏搒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臣遭饑饉米一石萬錢不敢妄過人飯世祖曰為市掾人有遺卿母一笥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探口中餅出信有之乎倫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為生此語有詔拜倫為扶夷長至苑還會稽太守為

政清淨不煩化行於民性節儉雖為二千石常衣布襦自斬馬草妻子自炊會稽俗信淫祀皆以牛羊請禱是以財盡於鬼神產盡於祭祀或家貧不能以時禱祀至諱言牛不敢食其肉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其畏懼如此倫乃禁絶之掾吏皆請諫不可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於為政為政當信經義經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今鬼神而祭之有知不安飲食於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喻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

違者案論之有屠牛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揺動不安倫勑之廻急後遂斷絶百姓遂以安業永平中坐事徵百姓老小闐府門皆攀車啼呼朝發至日中才行五里倫乃止亭舍密乘船去吏民上書守闕千餘人是時上方案梁松事多為訟寃者上患之有詔公車諸為梁氏及會稽太守書皆勿受倫免歸田里躬耕以自給起家守宕渠令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民多富實掾吏官屬皆鮮車肥馬倫欲革化之乃舉貧而有志者多至九卿郡守

名為知人上新即位倫以遠郡入為三司舉清能也初耿恭被圍明帝怒甚將遣兵救之師未出而帝崩匈奴聞中國有喪遂復圍之糧盡乃煮弩筋食之恭與士卒同厲以恩義皆無二心匈奴遣使謂恭曰空於城中餓死為何不早降降者封為白屋侯妻以子女恭手劔殺其使相拒數月吏士消盡戊巳校尉關寵上書求救事下公卿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可救司空鮑昱以為使人於死亡之地有急如棄之外示弱戎夷内傷死難之臣

此際若不救之後或還上有警陛下如何使人也又戊己校尉纔十數人匈奴圍之數十日不下是其弱效兵家先名後實可令燉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困之兵必走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發燉煌酒泉兵擊車師甲辰晦日有蝕之天子避正殿不聽事詔曰朕以眇年奉承宗祖不能聿修洪業以致災眚思惟厥咎在予一人又羣司百僚其勉修所職各言其封事靡有所諱是歲兖豫徐州民被水


旱災害令勿收田租以見穀廩賜貧民焉

後漢紀卷十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陳棻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六十六 史部

後漢紀卷十一

晉 袁宏 撰

孝章皇帝紀上

建初元年春正月燉煌太守王遵酒泉太守叚彭將兵五千人破車師耿恭遣吏范羌迎軍資於燉煌羌還與大軍俱西及車師破諸將欲還羌請迎恭諸將不肯羌固請之乃分兵二千人至疎勒城城中夜聞兵聲以為虜至皆恐羌呼曰我范羌也漢兵來相迎恭等皆稱萬

歲乃開城門恭見悲喜垂涕相持明日隨軍俱還燉煌吏士餘十三人闕寵病死以喪歸西域遂絶恭至司徒鮑昱以恭節過蘇武宜蒙爵土之賞不從上拜恭為騎都尉先恭未還恭母亡自恨不得親飯唅追行喪服詔使五官中郎將馬嚴以牛酒釋恭服初班超與疏勒城王忠首尾吏士單少徒以恩義相撫數歲幾為龜兹所得及西域沒超孤絶有詔召超超發疏勒都尉黎弇以刀自刺曰漢使棄我去勢不能白首當復為龜兹所屠

誠不忍見漢使去故先自殺超到于闐王侯以下涕泣抱持超馬依漢如父母誠不可去超度于闐終不聽其東又畢成本志乃復從于闐還疎勒超去後而兩城降龜兹超收捕反者斬之疎勒復安是時天小旱穀貴民饑丙寅詔曰比年饑旱民頻流亡朕甚懼之公卿二千石各推精誠專以民事為急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立秋如故事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殘順時令理究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露布天下使

明知朕意於是旱甚上問司徒鮑昱曰將何以復災昱曰臣聞聖人治國三年有成陛下即位未久就政有得失未足致異雖修禮樂崇德教亦足以移風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但汝南一郡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定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家骨肉離散孤魂不祀骸骨流離死生被毒一人呼嗟王道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使生者悅懌死者得歸興滅繼絕和氣可致上從之即詔坐楚淮陽事徙者令歸本郡

袁宏曰夫物有方事有類陽者從陽隂者從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天地人物各以理應矣故干其一物是虧其氣所犯彌衆所以寒暑不調四時失序盖由斯也古之哲王知治化本於天理陶和在於物類故道之德禮威以刑戮使賞必當功罰必有罪然後天地羣生穆然交泰故斬一木傷一生有不得其理以為治道未盡也而况百姓之命乎夫致之也有物則病之也必深化之也有由則禳之也有術是以炎夏餘虐以

成水旱之災也堯湯蹔撫足免黎民之患由斯觀之自三代以下刑罰失中枉死無辜幾将半而欲陰陽和調水旱以時其可得乎若能寛以臨民簡以役物罰懼其濫雖不能萬物調暢同符在昔免夫甚泰之災固遠矣三月丙午隱強侯陰博坐驕溢膠東侯賈敏坐不孝皆免為庶人甲寅山陽東平地震詔三公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夏四月丙戌詔曰蓋襃德賞功興亡繼絶所以昭孝事親以旌善人故仁不遺

德義不忘勞先王之令典也故特進膠東侯復佐命河北列在元功衛尉陰興忠貞愛國先帝休之令興子博復孫敏頑凶失道自陷刑以喪爵土朕甚憐之其封復子邯為膠東侯興子員為隱强侯秋七月辛亥詔以上林兩禦田賜鰥寡貧窮不能自存者冬十一月阜陵王延與子男魴等謀反延奢泰驕佚待下嚴刻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謀反者辭所連及坐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誅延明帝以至親不忍徙阜陵王延因以見侵怨望至是

復有告延與子男㽽等謀反者有司檻車徵延詣廷尉帝不聽詔貶延為阜陵侯赦㽽等罪一切勿治延在國謁者一人當監護不得與吏民通司空長史江革為五官郎將每朝會天子常自禮之時有疾不會輒令太官送殽醪恩寵莫與為比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等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畏慎一無所受上益善之革字次伯齊國臨淄人也居家專心於孝養不為修飾之行務適親意而已嘗自為母炊爨不任妻子每至

歲時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勞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甞以禮召之母老不應及母卒哭泣不絶聲常寢塚廬服竟不忍除太守遣掾釋服固請以為吏舉孝廉為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既為中郎將復上書乞骸骨轉諫議大夫告歸遣子與詣闕謝病篤天子思革篤行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如何夫孝百行之本冠衆善

之始也國家每惟忠孝之士未嘗不及革也縣以見縠千斛賜巨孝嘗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一頭酒二斛終身以顯異行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名行於天下廬江毛義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故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為守令義喜甚動於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去義母死棄官行服進退必以禮賢良公車徵皆不至張奉歎曰賢者之心故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也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

而仕也天子聞而嘉之賜穀千斛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汝南薛苞字孟嘗喪母以至孝聞後母憎苞出令別居苞日夜號泣不肯去被毆打不得已廬住門外旦夕灑掃進養父怒之又廬於里頭晨昏不廢積歲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其哀而弟子求出居苞不能止乃中分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取朽者曰我服之久身所安也徵拜侍中苞性恬虛以死

自乞有詔聽焉禮如毛義華嶠曰孔子稱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養之主而養不可廢夫務器而忘本樂之過也崇養以傷行養之累也故定以道養周公之禮致四海之祭定以義養則仲由之粥無驕慢之性夫患啜菽粥之麤干祿以求養是以祿親也孜孜於致孝孝成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孔子稱孝哉

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言其孝皆合於道莫可復間也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慶相齊人慕其言而治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也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可謂能孝養也

二年夏四月徙先降者於河東封汝南王舅陰堂為西陵侯楚王英子五人為列侯勿置相臣吏人戊子有司依舊典奏封諸舅太后詔曰有舊典舅氏一人封也吾

非謙而不為誠昧所可耳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餓餧者而欲施封爵上行之為失政臣受之為喪軀不可明矣先帝嘗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何以馬氏比隂氏乎且隂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出不及屐而至門此蘧伯玉之敬也又有好賢下士吐握之名親陽侯雖剛强微失理然有方畧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隂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

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也言之不舍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耳目之塞也吾萬乘主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旁人無香薰之飾但布帛如是者欲以身率服衆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刻但發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亦不譴怒之但絶其歲用冀以黙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者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上固請封之太后詔曰吾反覆念之

欲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虛之名而令帝受不外施之恩哉竇太后欲封皇父曲周侯言高祖要無軍功非劉氏不封今馬氏無功於漢不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也今輦轂下民食不造歲湯火之憂也柰何欲以此時封爵舅氏令吾無面目於園陵而令帝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可明矣吾懼富貴重疊若再實木根必傷也且人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養親奉祭祀身溫飽也祭祀則受大官之賜其身則御府之餘尚未足邪而必當一縣封乎

吾計之熟矣勿有疑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坐起不安而欲違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慎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成人則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逾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穰歲之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於是止不封初明帝寢疾馬防爲黄門郎參侍醫藥及太后爲明帝起居注削去防名上即位太后詔三輔諸馬婚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防

等治母喪起墳逾制度太后以為言即時削滅自後諸王公主家莫敢犯者率相效以素被服如一上下相承不嚴而化太后置織室於濯龍中内以自娱外以先女功衣大練御者禿帬不緣諸主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麤踈反以為侍婢之數就視乃非人知者莫不歎息是時廖為衛尉防為城門校尉光為越騎校尉廖等皆好施愛士藉以名勢賔客爭歸之言事者多以為譏雖天子亦不善也秋盧水羌反以城門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

與長水校尉耿恭率師征之司空第五倫諫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富之不當豫於國事何者有過繩以法則負下竊聞馬防當西征臣誠以防親舅皇太后慈仁𠃔有纎芥之難為意此陛下之憂不從防遂出征大破羌恭到隴西上言宜令車騎將軍防屯漢陽以為威重昔安封侯竇融懷集羌胡聞其懽心子孫于今樂聞竇氏大鴻臚固前擊白山盧水聞固至三日而兵合卒剋白山盧水固之力也宜復遣固奉大使又薦臨邑侯劉

復素好邉事明畧卓異反以微過歸國宜令以功自効令復將烏桓兵所向必尅由是忤於防防令謁者李譚奏恭不憂軍被詔怨望徵下獄免官本郡上欲為原陵顯節陵置國於是東平王蒼上疏諫曰臣竊見光武皇帝躬儉約之質覩終始之分初營壽陵且遵古制孝明皇帝大孝不違奉而行之不敢有所加焉至於自奉之禮尤為俻約謙謙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為園邑之興由秦以來非古之制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郛郭哉

上違先帝之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摇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之教言之俗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所有興起考之古法則乖禮典稽之時宜則違民欲求之吉凶未見其福陛下追考祖禰思慕無已誠恐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雅敬蒼從之而止

三年春正月己酉大赦天下詔東平王曰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惟王孝友之性豈不能

哉今以光烈皇后衣一篋遺王可時禮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迄今魯國孔氏猶有仲尼衣車明德盛者光靈遠也京都子孫亦各得一篋光武皇帝衣以賦諸國故不復送乙卯廣平王鉅鹿王樂成王就國三月癸巳立皇后竇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竇后勳女也勳尚沘陽公主生四男二女男憲次景篤瓌及后有容貌才能帝聞之數以問諸

家及后女弟隨沘陽主入見長樂宮進止得適人事修
備奉事太后下及侍御貢御問遺皆得其懽心太后異
之上可意焉遂入掖庭后性敏給稱譽日聞太后緣上
意乃立為后專後宮追爵謚勳為安成思侯憲兄弟親
幸並侍宮省賞賜日盛自馬氏侯及王主親家莫不畏
憚憲乘勢放縱奪沁水公主田主畏憲不敢爭左右莫
敢言上嘗幸公主第問以田事憲託言借之後上知焉
大怒詔以田還主切責憲曰此何異指鹿為馬久念使

人驚怖昔先帝每以舅氏田宅為言而憲反奪貴主田何況小民哉難雕之人不可汲引吾捐棄汝等如孤雛腐鼠爾皇后毀服謝良久乃解由是帝不大授以位唯憲至侍中虎賁郎將篤景瓌皆黄門郎秋八月辛巳行車騎將軍防還京師車駕親幸其第後加賞賜上美防功令史官為之頌又使防歲舉吏二人冬十二月丁酉以行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位逾九卿班同三府置掾吏十人上欲令衛尉馬廖朝會居防上將以優廖也

辭曰朝廷以爵王道所由黜陟之序子得先父大臣列國之綱紀令以一臣亂朝廷臣不敢當也是歲班超率疏勒諸國破姑墨城上書求助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置校尉計思慮十有餘年乃發大策北擊匈奴西使諸國於是鄯善諸國咸願盡力破滅龜兹平通道若為百分西域未得其一臣誠願棄身曠野竟卒聖朝本志昔魏絳以晉大夫和集諸戎況臣秉聖漢之威萬死之志冀必立鉛刀一割之用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

斬匈奴右臂遂定西域于今諸國西至日所入莫不向化各奉國珍前後不絶唯獨焉耆龜兹未服從臣初與官屬三十六人在疏勒更遭厄難今已五歳矣大小皆言依漢與天等以是效臣之能通葱領葱領通則龜兹可伐今宜拜龜兹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歳月之間龜兹可擒今来四月到疏勒臣請于闐莎車疏勒兵擊蠻夷計之上也臣區區竊幸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布大喜於天下天子覽超

奏知西域可成議欲給超兵卒平陵人徐幹等素善超

上疏願奮身佐超上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

人詣超

四年春二月庚辰太尉牟融薨上痛惜親自臨喪賵賜

出於豐厚時融長子歸田里上以其餘子多小恐其喪

有闕也乃使太尉掾吏教其威儀初光武勤治孝明好

吏事風聲相勸俗頗苛刻司空第五倫以為政化之本

宜以寛和為先及上即位崇寛而多恕於是倫上疏褒

稱因以諷曰陛下即位以寬臨下舉賢良選寬博聖明
殊絶非羣下所能及詔書每下務寛和而政急不解欲
節儉而奢泰不止咎在俗弊臣下不稱故也臣聞為政
三年有成必世而後仁光武皇帝承王莽之後加嚴猛
為政因以成俗是以郡國所舉皆多辦職俗吏不應寛
博之選臣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是以從上之行不從
其言故曰以身教者從令但進仁賢節儉者不過數人
則俗必自化由形直者則影不得曲矣臣所以嘗懇懇

欲行寛和者書記秦以酷急亡王莽亦以苛法自滅臣以為大戒夫陰陽和則歳豐君臣同則化成刺史太守以下初拜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以博觀四方因以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但報歸田里不宜加過怒以明在寛夏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為皇太子賜天下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己已靈壽王恭為彭城王常山王炳為淮南王汝南王暢為梁王辛卯封皇子伉為千

乘令平春王癸卯封車騎將軍防爲順陽侯衛尉廖爲
頴陽侯執金吾光爲親汲侯廖等既受封上書讓位天
子許焉皆以特進歸第於是竇氏始貴司空第五倫上
疏曰當今百王之獘人民又巧咸趣邪路莫能守正虎
賁將軍竇憲椒房之親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
此其好士之風也然諸出入貴戚者率皆疵瑕禁固州
縣無守約安貧之節希未進苟得之志更相扇動浮譽
成雷盖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議者至云以貴戚澣濯之

猶解酲當以酒也險陂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願也倫志在奉公言事無所隱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每上事自為草不復示掾吏民或奏記輒便封上之曰臣任重憂深不能出奇策異謀吏民責讓臣者多謹並封上其無私若此然少藴藉不修威儀以此見輕甲戌司徒鮑昱為太尉南陽太守桓虞為司徒虞字仲

春左馮翊萬年人也初爲魯令以父母老去官二親既終訖乃仕稍遷南陽太守表賢黜惡校練名實豪吏無所容其姦百姓悅之自建武以來太守名稱無及虞者及爲三公無他異政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太后八月甲午詔曰賈貴人者奉侍先帝劬勞帷幄建初之後以至親供養長樂宮昏定晨省夙夜匪懈今賜貴人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萬萬朕既早離皇

太后幸復承子道中心依依昊天罔極貴人南陽人明德馬后姊子也以選入宮爲貴人生章帝馬后無子母而養之明帝謂馬后曰人未當自生子也但患養之不勤愛如己子則愛敬如親生矣於是馬后遇帝厚帝感養育之恩名馬氏爲外家故賈氏不蒙舅氏之寵

袁宏曰夫剛健獨運乾之德也柔和順從坤之性也是以制教者本於斯男有專行之道女有三從之義君尊用專故人子不加爵於其父履柔體順故國君可得崇

禮於其母古之道也能封賈氏之號不盡名稱之極求之典籍異乎春秋之義也是秋詔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曰白虎通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詔曰朕新離供養罪惡著衆上天降異止于朕躬非羣司之咎其咎朕而已公卿能極諫朕之過失者各舉一人巖穴之德為先勿取浮華是時用永平故事吏治尚嚴尚書決事類近於重尚書陳寵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必以刑罰為首咨歎相戒者重

刑之至也往者治獄嚴明以刑姦慝姦慝既平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寮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治獄者急於榜格執憲者煩於詐欺或因公行私以騁威福違本離實捶楚為姦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絶故子貢非臧孫之行猛而美鄭僑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照于上下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蕩滌煩苛輕薄捶楚以祐蒼生廣至德也帝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

有司禁絶慘酷之制五十餘事寵性周密時有所表薦手書削草人不得知嘗稱人臣之義苦不能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不復教授絶知交惟在公家朝廷器之皇后弟竇憲侍中貴幸憲薦真定張林為尚書上以問寵對曰林雖有才能而行貪穢憲深以恨寵而上竟徵用林卒以贓汙抵罪夏五月戊辰太傅趙喜薨是時承平久宫室臺榭漸為壯麗扶風梁鴻作五噫歌曰陟彼北邙兮噫覽觀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

寮寮未央兮噫上聞而非之求索不得鴻乃逃會稽依大家臯伯通以賃舂爲事其妻息具食於鴻前不敢失伯通知其賢以客禮待之鴻當門吟詠著書十餘篇鴻病困篤與伯通及會稽大夫語曰昔延陵季札葬子於嬴博之間不歸其鄉里慎勿令我妻子持尸具柩去衆曰要離古之烈士今伯鸞之清高可令相近葬要離塚旁子孫歸扶風鴻字伯鸞高抗不羣初扶風世家多慕其名欲以女妻之被服華麗鴻甚惡之後鄉里孟氏有

女容貌醜而有節操多求者女不肯往至年三十無嫁處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如梁伯鸞者可矣父母曰伯鸞清髙汝安能稱之哉後鴻聞而求之遂許焉為服畢女求作布衣麻屨及織作之具乃衣新婦衣入門積七日鴻不荅婦跪牀下曰竊聞夫子髙義曾逐數婦而妾亦偃蹇數夫故來歸夫子而不見採擇鴻曰吾欲得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爾今若乃衣綺縞白黒豈梁鴻所願者哉於是婦對曰妾恐夫子不願爾妾有隱居之

具乃起椎髻衣布操作具而前鴻大悅曰此真梁鴻之妻也能成我矣字之德耀孟光無幾何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世不欲榮爵以致憂患今何其嘿嘿也得無欲低頭就之邪鴻曰諾乃相隨之霸陵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彈琴誦書以娛其志

六年春三月辛卯琅邪王京薨謚曰孝王京光烈皇后少子而明帝毋弟也恩愛特隆寵異諸國京亦孝友謙讓雅好經書光烈皇后崩帝手書以后之珍寶賜京京

好治宫室窮極伎巧殿宇牆壁皆飾以金銀六月丙辰太尉鮑昱薨昱字文淵永之子也初為司隸校尉時匈奴新降召昱詣尚書使封降胡檄世祖遣小黄門宗曆問昱有所怪不昱對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司隸下書也世祖曰欲令天下知忠臣子復為司隸也及居三司善其事雖剛直不及永猶其風也昱子德少為黄門侍郎修至節有名稱官至大司農辛未晦日有食之秋七月癸巳大司農鄧彪為太尉東平

王上疏請詔諸王朝各賜裝錢千萬東平王加五百萬
七年春正月沛王東平王中山王東海王琅邪王廣陵
王楡鄉侯東鄉侯朝使中謁者以乘輿服大官珍膳迎
蒼於郊是時國邸皆豫𡚒賜金帛綵帷充實其中駕親
自循行上欲蒼先至待以殊禮詔滎陽令東平王至者
徑追會蒼與諸王俱至滎陽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詔沛
王東平王中山王賛拜不名天子親荅拜所以寵光榮
顯加於古典每入宮殿輒以迎至省閤及下廡會上嘗

坐叚皇后親拜於内蒼等皆鞠躬辭謝不自安歲餘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上將留蒼封女三人皆為公主賜以秘書列圖有司復奏遣上乃手書與蒼曰骨肉天性昔念王久勞歷時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黄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蒼發上臨送之流涕而别復賜乘輿服御物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詔遣中使追問起居相望於道

袁宏曰章帝尊禮父兄敦厚親戚發自中心非由外入者

也雖三代之道亦何以過乎嘗試言之曰夫不足則相資相資則見足見足則無求無求則相疎常人之性也何以知其然乎夫終朝之飯糟糠不飽壺飡之饋必習其鄰人者甘所不足也貴為王侯富有國家聲色之娛而忘其親戚者安其餘也故處不足則壺飡豆羹不忘其鄰人安其有餘徒鈞天廣樂必遺其親戚其勢然也故親戚之弊常在於富貴不在於貧賤其可知矣夫同陰以憇眷然相應者一遇之懽也同生異處敖然相忘者不接之患也故形

神不接雖兄弟親戚可同之於胡越交以言色雖殊途之人猶有眷恨之心由斯觀之王侯貴人乗有餘之勢處不接之地惟意而欲恩情含暢六親和睦盖以鮮矣古之聖人懼其如此故明儉素之道顯謙恭之義使富者不極其欲貴者不慱其高里老且猶矜愛而况兄弟乎朝會以叙其儀燕享以篤其親聘問以通其意玉帛以將其心故欲不淵而和愛生情意交而恩義著也嗚呼有國有家者可不親乎夏六月甲寅廢皇太子慶為清河王皇子

肇為皇太子初宋貴人有寵生太子慶㑹竇后寵盛心
惡貴人外令兄弟求宋氏微過内令御者伺察貴人貴
人嘗病思生菟令家求之竇后誣言欲呪詛上信之出
貴人姊妹於丙舍使小黄門蔡倫考之竇后諷厲考者
皆致以巫蠱事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死并葬於濯
龍中貴人扶風平陵人其先惠將軍宋昌後也父陽恬
於榮勢不願仕宦專以事親色養陽有女三人選入掖
庭小貴人生太子慶拜陽為議郎二貴人既死陽免歸

本郡幽閑之陽為人仁厚時人多救請者遂得免焉秋
九月行幸河内魏郡辛卯令天下繫囚減罪各有差冬
十月行幸長安祀園陵上召奉車騎都尉韋彪問以三
輔舊事彪對訖因言巡省舊都宜録先帝功臣及其子
孫上嘉納焉即封蕭何曹參霍光後為列侯擢為鴻臚
卿彪字孟達右扶風平陵人高祖賢曽祖元成皆致位
丞相彪父母卒三年不出廬毁瘠骨立醫治數年乃能
起以至行聞舉孝廉為郎中以教授為事安貧樂道恬

於進趨三輔自耆儒後學莫不慕之明帝聞彪之名有

詔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稍遷尚書魏郡太守上即位

以病復為議郎遷左右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事歸

於寬厚彪比上疏乞骸骨天子重彪禮讓拜為奉車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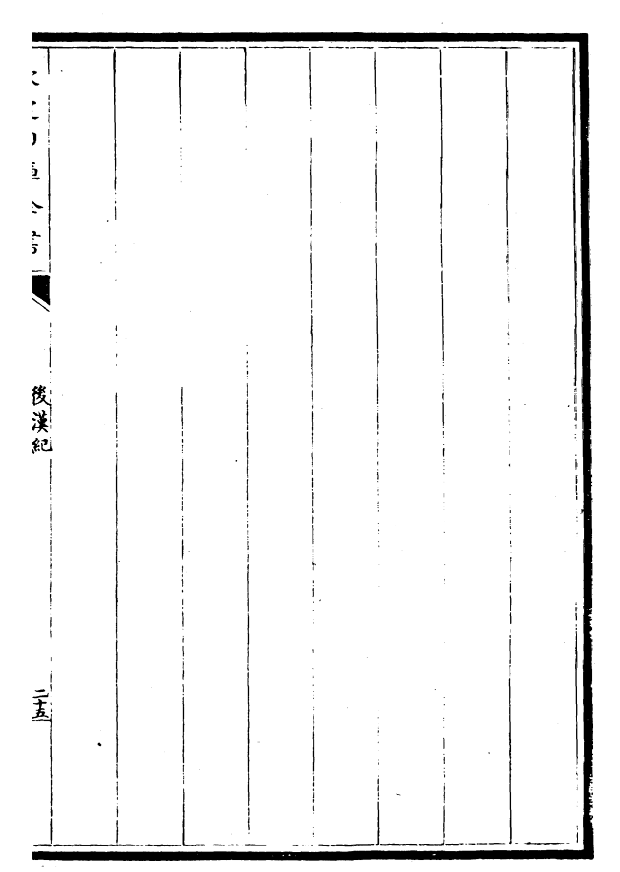
尉秩中二千石賞賜禮侔於親戚是時言事者多言郡

國貢舉不以功次養虛名者衆進故守職者益懈而吏

事陵遲彪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察察不舍晝夜垂

恩選舉必務得人夫國以賢為本以孝為行孔子曰事

親孝故忠可移於官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治心近厚鍛鍊之人治心近薄斯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在其所以磨之故在士雖不磨吏職有行美材髙者不可以純以閥閱取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頃之彪復稱疾歸家賜布帛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韋卿子



後漢紀卷十一